

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三 卷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六六年·北京

目 录

1873—1883 年

弗·恩格斯 論权威	1—4
卡·馬克思 政治冷淡主义	5—10
弗·恩格斯 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 关于 1873 年夏季 西班牙起义的札記	11—28
一	11
二	14
三	20
四	25
弗·恩格斯 流亡者文献	29—75
一 波兰宣言	29
二 公社的布朗基派流亡者的綱領	36
三	43
四	53
五 論俄国的社会問題	63
弗·恩格斯 支持波兰	76—79
卡·馬克思 哥达綱領批判	80—110
弗·恩格斯写的序言	80
給威·白拉克的信	82
对德国工人党綱領的几点意見	84
一	84

二	94
三	96
四	97
弗·恩格斯給奥·倍倍尔的信	104
弗·恩格斯 德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	111—112
弗·恩格斯 卡尔·馬克思	113—122
弗·恩格斯 在馬克思墓前的讲话	123—125
弗·恩格斯 反杜林論(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 变革)	126—426
三版序言	126
一	126
二	129
三	135
引論	137
一 概論	137
二 杜林先生許下了什么諾言	147
第一編 哲学	153
三 分类。先驗主义	153
四 世界模式論	159
五 自然哲学。時間和空間	164
六 自然哲学。天体演化学, 物理学, 化学	174
七 自然哲学。有机界	183
八 自然哲学。有机界(續完)	192
九 道德和法。永恒真理	200
十 道德和法。平等	211
十一 道德和法。自由和必然	223
十二 辯证法。量和质	233
十三 辯证法。否定的否定	243

十四 結論	257
第二編 政治經濟学	259
一 对象和方法	259
二 暴力論	270
三 暴力論(續)	277
四 暴力論(續完)	285
五 价值論	294
六 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	305
七 資本和剩余价值	310
八 資本和剩余价值(續)	319
九 經濟的自然規律。地租	328
十 《批判史》論述	334
第三編 社会主义	363
一 历史	363
二 理論	372
三 生产	388
四 分配	401
五 国家, 家庭, 教育	415
弗·恩格斯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427—491
德文第一版序言	427
英文版导言	430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454
一	454
二	466
三	473
弗·恩格斯 自然辯证法(摘录)	492—612
导言	492

《反杜林論》旧序。論辯证法	510
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	519
辯证法	530
运动的基本形式	536
劳动在从猿到人轉变过程中的作用	552
[札記和片断] (摘录)	565
[总的計划草案]	565
[科学历史摘要]	566
[自然科学和哲学]	573
[辯证法]	575
[(甲)辯证法的一般問題。辯证法的基本規律]	575
[(乙)辯证邏輯和認識論。关于“認識的界限”]	585
[物质的运动形式。科学分类]	602
[数 学]	603
[生物学]	609
注释	613—684

弗·恩格斯 論 权威¹

有些社会主义者近来开始了一次真正的十字軍征討，来反对他們称之为**权威原則**的东西。他們只要宣布这种或那种行为是**权威的**，就足以給它定罪了。这种簡單化的方法竟被濫用到这种地步，以致必須比較詳細地来分析一下这个問題。这里所說的权威，是指把別人的意志强加于我們；另一方面，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的。但是，既然这两种說法都不好听，而它們所表現的关系又使服从的一方感到难堪，于是就产生了一个問題：是否可以不要这种关系呢，我們能不能——在現代社会中既有的条件下——創造出另一种社会制度来，使这个权威成为沒有意义的东西而归于消失呢。我們只要考察一下作为現代资产階級社会基础的那些經濟关系，即工业关系和农业关系，就会发现，它們有一种使各个分散的活动愈来愈为人們的联合活动所代替的趋势。代替各个分散的生产者的小作坊的，是拥有龐大工厂的現代工业，在这种工厂中有数百个工人操纵着蒸汽发动的复杂机器；大路上的客运馬車和貨运馬車已被铁路上的火車所代替，小型帆船和內海帆船已被輪船所代替。甚至在农业中，机器和蒸汽也愈来愈占統治地位，它們正緩慢地但却一貫地使那些靠雇佣工人耕作大片土地的大資本家来代替小自耕农。可見，联合活动、互相依賴的工作过程的复杂化，正在取代各个人的独立活动。但是，联合活动就是組織起来，而沒有权威能够組織起来嗎？

我們假定，社會革命推翻了現在以自己的權威支配財富的生產和流通的資本家。我們再完全按照反權威主義者的觀點來假定，土地和勞動工具都成了那些使用它們的工人的集體財產。在這種情況下，權威將會消失呢，還是只會改變自己的形式？我們就來看一看。

就拿紡紗廠做例子罷。棉花至少要經過六道連續工序才會成為棉紗，並且這些工序大部分是在不同的車間進行的。其次，為了使機器不斷運轉，就需要工程師照管蒸汽機，需要技師進行日常檢修，需要許多工人把生產品由一個車間搬到另一個車間等等。所有這些勞動者——男人、女人和兒童——都被迫按照那根本不管什麼個人自治的蒸汽權威決定的時間開始和停止工作。所以，勞動者們首先必須商定勞動時間；而勞動時間一經確定，大家就要毫無例外地一律遵守。其次，在每個車間里，時時都會發生有關生產過程、材料分配等局部問題，要求馬上解決，否則整個生產就會立刻停頓下來。不管這些問題是怎樣解決的，是根據領導各該勞動部門的代表的決定來解決的呢，還是在可能情況下用多數表決的辦法來解決，個別人的意志總是要表示服從，這就是說，問題是靠權威來解決的。大工廠里的自動機器，比任何雇用工人的小資本家要專制得多。至少就勞動時間而言，可以在這些工廠的大門上寫上這樣一句話：**進門者請放棄一切自治！**²如果說人靠科學和創造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末自然力也對人進行報復，按他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他服從一種真正的專制，而不管社會組織怎樣。想消滅大工業中的權威，就等於想消滅工業本身，即想消滅蒸汽紡紗機而恢復手紡車。

再拿鐵路做例子。這裡，無數人的合作也是絕對必要的；為了避免不幸事故，這種合作必須依照準確規定的時間來進行。在這裡，活動的首要條件也是要有一個能處理一切所屬問題的起支配作用的意志，——不論體現這個意志的是一個代表，還是一個負責執行有關的大多數人的決議的委員會，都是一樣。不論在哪一種場合，都要碰到一個

表現得很明显的权威。不仅如此，假如铁路員工对乘客先生們的权威被取消了，那末，第一趟开出的列車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但是，能最清楚地說明需要权威，而且是需要最专断的权威的，要算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了。那里，在危险关头，要拯救大家的生命，所有的人就得立即絕對服从一个人的意志。

如果我拿这种論据来反对最頑固的反权威主义者，那他們就只能給我如下的回答：“是的！这是对的，但是这里所說的并不是我們賦予我們的代表的那种权威，而是某种委托”。这些先生們以为，只要改变一下某一事物的名称，就可以改变这一事物本身。这些深奥的思想家，簡直是开我們的玩笑。

这样，我們看到，一方面是一定的权威，不管它是怎样造成的，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从，这两者，不管社会組織怎样，在产品的生产和流通賴以进行的物质条件下，都是我們所必需的。

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生产和流通的物质条件，不可避免地随着大工业和大农业的发展而复杂化，并且趋向于日益扩大这种权威的范围。所以，把权威原則說成是絕對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則說成是絕對好的东西，这是荒謬的。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东西，它們的应用范围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如果自治論者仅仅是想說，未来的社会組織只会在生产条件所必然要求的限度內允許权威存在，那也許还可以同他們說得通。但是，他們閉眼不看一切使权威成为必要的事实，只是拚命反对字眼。

为什么反权威主义者不只是限于高喊反对政治权威，反对国家呢？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政治国家以及政治权威将由于未来的社会革命而消失，这就是說，社会职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质，而变为維護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但是，反权威主义者却要求在那些产生权威的政治国家的社会关系废除以前，一举把权威的政治国家废除。

他們要求把廢除權威作為社會革命的第一個行動。這些先生見過革命沒有？革命無疑是天下最權威的東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槍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權威的手段強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獲得勝利的政黨如果不願意失去自己努力爭得的成果，就必須凭借它的武器對反动派造成的恐懼，來維持自己的統治。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對資產階級的武裝人民這個權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嗎？反過來說，難道我們沒有理由責備公社把這個權威用得也太少了嗎？

總之，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反權威主義者自己不知所云，如果是這樣，那他們只是在散布糊塗觀念；或者他們是知道的，如果是這樣，那他們就是在背叛無產階級運動。在這兩種情況下，他們都只是為反动派效勞。

弗·恩格斯寫於1872年10月—
1873年3月

載於1873年12月《1874年共和國年鑑》文集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原文是意大利文

俄文譯自《1874年共和國年鑑》文集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18卷第341—344頁）

卡·馬克思 政治冷淡主义³

“工人階級不應該組織成为政党；他們不應該以任何借口过問政治，因为同国家进行斗争就是承认国家，而这是同永恒原則相抵触的！工人不應該举行罢工，因为浪費自己的力量去爭取提高工資或者阻止工資下降，就是承认**雇佣劳动制度**，而这是同解放工人階級的永恒原則相抵触的！

“如果工人在反对資產階級国家的政治斗争中只能爭得个别让步，那就是在实行妥协；而这是同永恒原則相抵触的。因此，應該拒絕像英美工人那样由于坏习惯而經常参加的一切和平的运动。工人不應該努力去爭取从立法上限制工作日，因为这样做就是同企业主进行妥协，使企业主还能對他們进行十小时或十二小时的剝削以代替十四小时或者十六小时的剝削。他們也不應該浪費自己的力量去爭取从立法上禁止十岁以下的女孩参加工厂劳动，因为这并不能消灭对十岁以下的男孩的剝削；他們这样做只不过是实行破坏永恒原則的純洁性的新妥协！

“工人更不應該爭取让靠勒索工人来編制**預算**的国家負責对工人子弟进行初等教育，像在美利坚共和国那样，因为初等教育不是完全的教育。男女工人即使不会讀、不会写、不会算，也要比受官办学校教师的教育好些。只要不玷污永恒原則，即使愚昧无知和每天十六小时的劳动繼續使工人階級愚鈍下去也不要紧！

“如果工人階級的政治斗争采取革命的形式，如果工人建立起自己的革命专政来代替資產階級专政，那他们就犯了侮辱原則的莫大罪行，因为工人为了满足自己低微的起碼的日常需要，为了粉碎資產階級的反抗，竟不放下武器，不废除国家，而赋予国家以一种革命的暫时的形式。工人不應該建立工会，因为这样会使資產階級社会中存在的社会分工永世长存，而正是这种使工人分裂的分工构成了他們受奴役的真正基础。

“总之，工人應該袖手旁观，不把自己的時間浪費在参加政治运动和經濟运动上面。这种活动只会給他們带来直接的后果。他們應該像真正的教徒那样，恬淡寡欲、虔誠地高呼：‘宁願让我们的階級被釘在十字架上，宁願让我们的种族灭亡，但是永恒原則必須保持洁白无瑕！’他們應該像虔誠的基督徒那样，相信牧师的話：抛弃一切尘世的幸福，一心一意只去想升入天堂。只要你們把有朝一日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不知道用什么方法、也不知道由什么人来实现的**社会清算**当做天堂，就会出现同样的幻境。

“在等待这个美好的社会清算时，工人階級應該像一群飽食的綿羊那样，溫順有礼；不去打扰政府，要害怕警察当局，尊重法律，毫无怨言地充当炮灰。

“在日常的实际生活中，工人應該成为国家的最忠順的奴僕，但是在內心中他們應該坚决反对国家的存在，并通过购买和閱讀有关消灭国家的文献来证明自己在理論上对国家的极端蔑視；除了高談闊論將沒有資本主义制度存在的未来社会以外，他們无论如何不應該对这种可恶的制度进行别的反抗！”

毫无疑问，如果这些政治冷淡主义的圣徒們說得这样露骨，那末工人階級就要叫他們滾蛋；工人階級会把这一点看做是資產階級空談家和腐化堕落的貴族對他們的侮辱。这些人是如此愚蠢，或者說，如此幼

稚，竟然禁止工人階級使用一切現實的鬥爭手段，因為這種鬥爭手段必須從現代社會中索取，因為這個鬥爭的不可避免的条件可惜並不符合被這些社會科學博士們用自由、自治、無政府狀態等名稱神化了的唯心主義幻想。然而工人階級的運動現在已經十分強大，以致這些慈善的宗派主義者在經濟鬥爭方面不敢再重複他們在政治鬥爭方面所不斷宣揚的那些**偉大真理**了。他們太胆怯了，不敢把這些真理應用到罷工、同盟、工會、關於女工和童工的法律、關於限制工作日的法律等等方面去。

我們現在就來看一看，他們援引老傳統、正直、誠摯和永恒原則能夠在多大程度上替自己開脫。

第一批社會主義者（傅立叶、歐文、聖西門等人）由於當時的社會關係還沒有發展到足以使工人階級組織成為一個戰鬥的階級，所以他們只好限於幻想未來的**模範社會**和譴責工人階級的一切旨在稍稍改善他們的狀況的企圖，例如罷工、同盟和政治發動。既然我們不應該否定這些社會主義的鼻祖，正如現代化學家不能否定他們的祖先煉金術士一樣，那我們就應該努力無論如何不再重犯他們的錯誤，因為我們犯這些錯誤是不可饒恕的。

但是後來，在 1839 年，當工人階級的政治鬥爭和經濟鬥爭在英國已經具有非常明確的性質的時候，布雷——歐文的信徒之一，那些在蒲魯東以前很久就發明了**互助論**的人中間的一個——出版了一本題為《勞動關係中的不正現象及其消除辦法》（«Labour's Wrongs and Labour's Remedy»）⁴的書。

這本書中有一章專門論述**工人想通過他們目前的鬥爭來爭取的一切局部改善**都是徒勞無益的，在這一章中，他尖刻地批評了英國工人的一切政治運動和經濟運動；他譴責了政治運動、罷工、限制工作時間、調整女工和童工的工廠勞動，因為在他看來，這一切不但無助於消除目前的社會狀況，反而會鞏固這種狀況，並使矛盾進一步尖銳化。

現在來談談這些社會科學博士的先知蒲魯東。雖然這位老師有勇氣堅決反對同他的救世理論——互助論相矛盾的任何經濟運動（如同盟、罷工等），但他本人還是以自己的著作和親身參加鼓勵了工人階級的政治鬥爭，而他的學生卻不敢公開反對這一運動。還在1847年，當這位老師的主要著作《經濟矛盾的體系》出版時，我就駁斥了他反對工人運動的一切詭辯^①。但是在1864年，當奧利維耶法（誠然，這個法律在有限的範圍內給了法國工人以聯合的權利）通過以後，蒲魯東又回過頭來在他的《論工人階級的政治能力》一書中又敘述了自己的觀點，而這本書是在他死後才問世的。

這位老師的攻擊非常適合資產階級的口味，因此在1866年倫敦裁縫大罷工時，《泰晤士報》⁵贊賞地譯載了蒲魯東的這一著作，用他說過的話來斥責罷工者。下面就是一些例證。

里夫-德-紀埃的采煤工人宣布了罷工；為了使他們頭腦清醒，給那里派去了士兵。

蒲魯東大聲疾呼道：“槍殺里夫-德-紀埃的采煤工人的政權已處於十分艱難的境地。但是，它是像羅馬人布魯土斯那樣行動的，布魯土斯不得不在父愛和自己執政官的職責之間作出選擇：必須犧牲自己的兒子，以便拯救共和國。布魯土斯沒有動搖，而且他的後代也不敢譴責他。”^②

沒有一個工人想得起，有哪個資本家為了挽救自己的利益而犧牲他的工人的時候曾經動搖過。這些資產者算是什么布魯土斯！

“因此，——沒有聯合的權利，就像沒有欺騙和盜竊的權利，沒有血親相奸和私通的權利一樣。”^③

① 見《哲學的貧困。答蒲魯東先生的〈貧困的哲學〉》一書（1847年巴黎弗蘭克出版社版）第2章第5節：《罷工和工人同盟》（見本選集第1卷第146—152頁。——譯者注）。

② 蒲魯東《論工人階級的政治能力》1868年巴黎拉克魯瓦出版公司版⁶第327頁。

③ 同上，第333頁。

但是，必須承認，大概會有愚蠢的權利。

為了永恒原則，這位老師發出毫無意義的詛咒，這些永恒原則究竟是些什麼貨色呢？

第一條永恒原則：

“工資數額決定商品價格。”

即使誰對政治經濟學一無所知，並且不知道偉大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李嘉圖在 1817 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原理》⁷ 一書中已經一勞永逸地駁倒了這個傳統的錯誤，他也会知道英國工業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即它能以低於其他任何國家的工業品的價格銷售自己的商品，而英國的工資卻相對地高於歐洲其他任何國家。

第二條永恒原則：

“准許聯合的法律是極端反法學和反經濟學的，是同任何社會和秩序相矛盾的。”

總之，它是“同自由競爭的經濟權利相矛盾的”。

如果這位老師不是一個嚴重的沙文主義者，他会自問，在英國，早在四十年前就頒布了一項同自由競爭的經濟權利極其矛盾的法律，這該如何解釋；為什麼隨着工業的發展以及隨之而來的自由競爭的發展，這個同一切社會和制度極其矛盾的法律，甚至連各個資產階級國家本身也被迫把它當做是某種必要的東西加以採納。如果這樣，他也許會發現，這種眾所周知的權利（大寫的權利）只存在於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無知兄弟們所寫的經濟學教科書中，在這些教科書中也可以找到下面這些璣珠般的經濟學詞句：財產是勞動成果……但是他們忘記了加上他人的這幾個字。

第三條永恒原則：

“因此，有人借口使工人階級擺脫所謂低賤的社會地位，首先侮辱整整一個市民階級，即老板、企業主、雇主和資產者的階級；他們煽動工人民主派鄙視和仇恨

这些不体面的中等階級的代表；他們寧肯要商業戰爭和工業戰爭而不要合法反抗手段，寧肯要階級鬥爭而不要國家警察。”^①

為了阻礙工人階級擺脫他們的那種所謂**低賤的社會地位**，這位老師譴責使工人階級組織成同**雇主、企業主、資產者**這類可敬的人相敵對的階級的聯盟，這類人當然和蒲魯東一樣，寧肯要**國家警察**而不要**階級鬥爭**。為了使這個可敬的階級避免任何不愉快的事情，善良的蒲魯東在**互助論王國**到來以前，向工人推薦“自由或競爭”，認為它（儘管有很大弊病）仍不失為“我們的唯一保障”。^②

老師宣揚經濟冷淡主義，目的是要捍衛自由，或者**資產階級的競爭**——我們的唯一保障。學生們宣揚政治冷淡主義，目的是要捍衛資產階級的自由——他們的唯一保障。如果說也曾宣揚政治冷淡主義的第一批基督徒曾經需要皇帝的幫助，來使他們從被迫害者變成迫害者，那末政治冷淡主義的當代信徒則根本不相信，他們的永恒原則使他們必須放棄世間的歡樂和資產階級社會的暫時特權。但是必須承認，他們會以真正基督徒的苦行主義精神來忍受十四小時或十六小時的勞動，只要這種勞動是由工廠工人承擔的！

1873年1月於倫敦

卡·馬克思寫

原文是意大利文

載於1873年12月《1874年
共和國年鑑》文集

俄文譯自《1874年共和國年鑑》文集

署名：卡爾·馬克思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18卷第334—340頁）

① 蒲魯東《論工人階級的政治能力》1868年巴黎拉克魯瓦出版公司版第337—338頁。

② 同上，第334頁。

弗·恩 格 斯

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

关于 1873 年夏季西班牙起义的札记⁸

—

海牙委员会新近公布的关于米哈伊尔·巴枯宁的秘密同盟的报告^①（見載于《人民国家报》⁹第 87 号及以下各号上的《卡利奥斯特罗·巴枯宁》¹⁰一文）向全世界工人揭露了一些自命不凡的天才人物的阴谋詭計、欺騙勾当和空談，他們企图用这种种手段使无产阶级运动为他們的狂妄野心和自私自利的目的服务。同时，这些目中无人的空談家在西班牙給了我們一个机会，使我們也能够了解他們的实际革命活动。我們就来看一看，他們是怎样实现自己关于无政府状态和自治、关于消灭一切权威，特别是国家权威、关于立即完全解放无产阶级等等极端革命的詞句的。現在我們终于能够做到这一点了，因为除了报纸上关于西班牙事件的报道以外，我們还掌握有国际新馬德里联合会提交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报告。

大家知道，在西班牙，当国际发生分裂时，秘密同盟的盟員是占优势的；大多数西班牙工人都跟着他們走。当 1873 年 2 月間共和国宣告

① «L'Alliance de la Démocratie Socialiste»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 1873 年伦敦版。德文版的标题是：«Ein Komplott gegen die Internationale» [《一个反对国际的阴谋》]（《前进报》出版社出版）。（恩格斯在 1894 年版上加的注）